# 前聞記

#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 前聞記

祝允明撰

本館據紀錄彙編
本影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紀錄彙編卷之二百二

前聞記

高皇帝敬天

高皇帝以天縱之聖功德廣大金匱之策不可勝紀草莽臣何敢僭褻以入私編然剽聞一二不敢隱嘿其敬天事神至於禮樂末節罔不究心以樂生不娶顓榮特創神樂觀居之俾從黃冠之列贍給優厚所轄錢糧例不刷卷曰要他事神明底人不要與他計較常賜之外復益予肉人若干曰無使飢寒亂性諸

武舞執干羽之屬後易楯甲以繪兵其上防微之意又因以見焉

正經傳

上萬幾之暇留意方策嘗以尚書咎以義和惟天陰騭下民二節蔡沈註誤命禮部試右侍郎張智同翰林院學士劉三吾等改正因通加研校書成名曰書傳會選又以孟子當戰國之世故詞氣或抑揚太過今天下一統學者倘不得其本意而槩以見之言行則學非所學而用非所用又命三吾刪其過者爲孟子節文不以命題取士當時禮部劄付言書傳曰凡

前元科舉尚書專以蔡傳爲主考其天文一節已自差謬謂日月隨天而左旋今仰觀乾象甚爲不然夫日月五星之麗天也除太陽人目不能見其行於列宿之間其太陰與五星昭然右旋何以見之當天清氣爽之時指一宿爲主使太陰居列宿之西一丈許盡一夜則太陰過而東矣蓋列宿附天舍次而不動者太陰過東則其右旋明矣夫左旋者隨天體也右旋者附天體也必如五星右旋爲順行左旋爲逆行其順行之日常多逆行之日常少若如蔡氏之說則逆行多而順行少豈理也哉若不單正有誤方來今

後學尚書者天文一節當依朱氏詩傳十月之交註文爲是又如洪範內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一節蔡氏俱以天言不知陰騭下民乃天之事相協厥居乃人君之事天之陰騭下民者何風雨霜雪均調四時五穀結實立烝民之命此天之陰騭也君之相協厥居者何敷五教以教民明五刑以弼教保護和洽使強不得凌弱衆不得暴寡而各安其居也若如蔡氏之說則相協厥居皆付之于天而君但安安自若而奉天勤民之政畧不相與又豈天佑下民作之君師之意哉今後當依此說

平吳仁言

皇帝聖旨吳王令旨總兵官惟中書省咨敬奉令旨蓋聞伐罪救民王者之師考之往古世代昭然軒轅氏誅蚩尤殷湯征葛伯文王伐崇侯三聖人之起兵也非富天下本爲救民近覩有元之末主居深宮臣操威福官以賄成罪以情免憲臺舉親而劾讐有司差貧而優富廟堂不以爲慮方添冗官又改鈔法役數十萬民湮塞黃河死者枕籍於道哀苦聲聞於天不幸小民誤中妖術不鮮其言之妄誕酷信彌勒之真有冀其治世以甦困苦聚爲燒香之黨根據汝潁

蔓延河洛妖言既行凶謀遂逞焚蕩城郭殺戮士夫荼毒生靈千端萬狀元以天下兵馬錢粮大勢而討之畧無功効愈見猖獗然事終不能濟世安民是以有志之士旁觀熟慮乘勢而起或假元氏爲名或托香軍爲號或以孤兵自立皆欲自爲由是天下土崩瓦解朕本濠梁之民初列行伍漸至提兵灼見妖言不能成事又度胡運難與立功遂引兵渡江賴　天地祖宗之靈及將相之力一鼓而有江左再戰而定浙東氏稱號據我上游爰興問罪之師彭蠡交兵元惡授首父子兄弟面縛輿櫬既待之不死又封以列

爵將相皆置於朝班民庶各安於田里荊襄湖廣盡入版圖雖德化未及而政令頗修惟茲姑蘇張士誠爲民則私販塩貨行刼於江湖兵興則首聚亮徒負固於海島其罪一也又恐海隅一區難抗天下全勢詐降於元坑其參政趙璉囚其待制孫撝其罪二也厥後掩襲浙西兵不滿萬數地不足千里僭號改元其罪三也初寇我邊一戰生擒其親弟再犯浙省楊矛直搗其近郊首尾畏縮又乃詐降於元其罪四也陽受元朝之名陰行假王之令挾制達丞相謀害楊左丞其罪五也占據江浙錢粮十年不貢其罪六也

知元綱已墜公然害其丞相達失帖木兒南臺大夫普化帖木兒其罪七也恃其地險食足誘我叛將掠我邊民其罪八也凡此八罪左甚於崇侯雖黃帝湯文與之同世亦所不容理宜征討以靖天下以濟斯民爰命中書左相國徐達總率馬步舟師分道並進攻取浙西諸處城池已行戒飭軍將征討所謂殲厥渠魁脅從罔治備有條章凡有逋逃臣民被脅軍士悔悟来歸咸宥其罪其尔張氏臣寮果能明識天時或全城附順或棄刃投降名爵賞賜予所不吝凡尔百姓果能安業不動即我良民舊有田産

房舍仍前爲主依額納粮以供軍儲餘無科取使汝等永保鄉里以全室家此興師之故也故有千百相聚旅拒王師者即當移兵勦滅遷徙宗族於五溪兩廣永離鄉土以懲邊戎凡予之言信如皎日咨爾臣庶毋或自疑敬此除敬遵外咨請施行惟此合行備出文榜曉諭敬依　令旨事意施行所有文榜須議出給者龍鳳十二年五月二十二日本州判官許士條賫到

制度

今士庶所戴方頂大巾相傳　太祖皇帝召會稽楊維禎維禎戴此以見　上問所戴何巾維禎對曰四

方平定巾　上悅遂令士庶依其製戴或謂有司初進樣方直其頂　上以手按偃落後儼如民字形遂爲定制按洪武二十四年三月二十六日禮部右侍郎張智同各官奉　聖旨恁禮部將士民戴的頭巾樣制再申明整理智乃奏行先爲軟巾制度已嘗欽定而小民往往或造破爛不堪紗羅用紙粘裹竹絲漆布混同造賣有乖禮制合行申禁仍前違制者賣人買人同罪如此則當時巾制乃　太祖自定恐非緣維禎與手按也

公宴節錢

洪武二十三年九月二十四日　上謂禮部左侍郎張衡左都御史詹徽等以有司公宴擾民今後支與官鈔布政司一千貫以下衙門令衡等詳定十月初八日衡等遂奏准行移各官司遵守凡遇正旦冬至聖節筵宴節錢就於彼處官錢內支給其無府州縣都司衛所行移附近有司關用其錢則例每一節布政司一千貫其在城都司衛所俱赴郭大小衙門官吏師生賜阜者民俱赴本司筵宴府其在城都司衛所并附郭大小衙門官吏師生賜阜者民俱赴本府筵宴有都司七百貫無都司有衛六百貫無衛有所其在城衛所并附郭大小衙四百貫無所三百貫州門官吏師生賜阜者民俱赴本州筵宴有衛五百貫無所二百貫縣其在城衛所并附郭大小衙門官吏

師生賜阜者民俱赴本縣筵宴有衛四百貫無有司無衛有所二百貫無所一百五十貫衛門衛所衛四百貫所一百五十貫

給有司官錢

二十九年又賜有司官朝覲每一員給與盤纏鈔一百貫在任歲支柴炭鈔五十貫并後定給引錢為堂食費於乎養廉之意至矣

驛兒屬對

太祖皇帝一日閱遞方驛夫見一小兒在其中問之兒對曰臣父當此役近日死臣代来耳 上曰你幾歲了對曰七歲 上曰能作對麽兒對曰能 上曰

七歲孩兒當馬驛即應聲云萬年天子坐龍庭
上大喜蠲其役

龍須

太祖皇帝嘗進膳於膳中得髮一莖召光祿官問之對曰告陛下此不是髮　上曰是何物耶對曰龍須也　上即自將聖須隨手得一二莖遂叱去不復問

歐陽都尉

洪武中駙馬都尉歐陽某偶挾四妓飲酒事發官逮妓急妓分必死欲毀其貌以覬萬一之免一老胥聞之往謂曰若予我千金吾能免爾死妓立予五百金

胥曰　上位神聖豈不知若輩卒日之伎肆乎慎不可欺當如常貌哀鳴或蒙天宥耳妓曰何如胥曰若須沐浴極潔仍以脂粉香澤治面與身令香遠徹而肌理妍艷之極首飾衣妝須以金寶錦繡雖私服褻裙不可以寸素間之務盡天下之麗能奪目蕩心則可只如此就捕更無他術妓問其詞曰一味哀鳴而已妓從之比見　上上叱令自陳妓無一言　上顧左右曰榜起殺了群妓鮮衣就縛自外及內備極華爛繒采珍貝堆積滿地照耀左右至躲體粧束不減而膚肉如玉香聞遠近　上曰這小妮子使我見也

當惑了那厮可知哩遂叱放之

勤政

上勤民之心根古罕儷凡得内外封疏即令左右疏其事粘之壁間甲乙治之裁決如流壁帖有一日數易者

示儉

上每與宫人語不離稼穡組紃後宫屏幛垣壁多繪耕織像也

持志

上持志競業無愧虞舜三王每夕膳後自於禁中露坐玩察天象有達旦不安寐者蓋　上兼善推測於

天心無不洞然也

天王堂土地

姑蘇闔閭子城之濠股有東西二天王堂其西堂東廡有土地祠神貌甚顯　太祖皇帝相傳張氏僭擾日有道者潛塑此像意謂此土地當屬　太祖云耳道者失其名蓋異人也或曰偶肖聖容初無道者事

誅李司徒

張九四之敗實由其臣僞司徒李行素倒戈也我　太祖皇帝始令勞之以酒花綵迎賞於京城三日然後取對九四斬之以示大義此固顯漢祖斬丁公事

而施之左切當也

床下義氣

洪武中京師一校尉與隣婦通一日侵晨校瞰其夫出即入門登床夫忽復歸校倉皇伏床下夫入房婦問曰何故才去又回夫曰我既行見天寒忽思爾熟寢足露衾外恐爾冷来爲加被耳乃加覆而去校忽念曰彼爰其妻至此此婦乃恐負之而與我淫耶即取刀徑殺其婦而去少頃有賣菜翁常供蔬婦家至是入門見無人即出鄰人執以聞官翁不能明竟誣伏獄成將棄市校出登塲大呼曰某人妻是我殺了

柰何要別人贓俗遂白監決者我要面奏監者引見
校曰告上位此婦人是臣殺了不干賣菜老子事
上曰如何校曰婦頗有姿色臣實與之通姦其日臣
聞其夫說話臣因念此婦恐負其夫如此臣在床下
一時義氣發作被不下就殺了他臣不敢欺碩賜臣
死　上嘆曰殺一不義生一無辜可佳也即釋之

宋祭酒

國子祭酒宋公訥剛正威嚴不忝其職而　高皇所
以待之者亦極隆厚君臣之契殊鮮倫比　上燕閒
之際常思見之不欲數召以勞之乃令畫工因寫其

神以來畫工受命潛處廡幔間訥方公服危坐不語畫工亟圖以進　上覽之收訖明日訥朝罷　上謂之曰昨日某時卿嘗公服坐堂上乎訥對曰然　上曰卿何故有怒色訥惶恐對曰適一生獻茶踣而碎茶甌臣不覺怒且念臣不才不能教率所致有負陛下委任故含怒自訟未責此生耳因問陛下何以知之　上出像語其故且笑而慰之更賜茶若干斤

先曾祖受天恩

洪武中朝旨開燕脂河大起工役先曾祖臣煥文與焉時役者夥死先曾祖獨生全工滿將辭歸偶失去

路引分該死莫爲謀其督工百戶者（失名）謂之曰　主上神聖吾當引汝而奏脫有生理先魯祖　從之既見　上百戶奏其故　上曰既失去罷先魯祖方欲叩辭　上忽又顧曰看你模樣也似箇本分的可賞鈔二十貫臣煥文受賜謝恩而歸鄉里莫不驚羨

危素

危學士素以勝國名卿事我　太祖年既高矣　上重其文學禮待之一日　上燕坐屏後素不知也步履屏外甚爲舒徐　上隔屏問爲誰素對曰老臣危素語復雍緩　上低聲笑曰我只道是伯夷叔齊来

或云文天祥

嘉定縣吏人

洪武二十四年蘇郡人有爲嘉定縣吏者郡中一鄉人以事註誤至縣潛白吏求私直之吏曰今上自郡府下及縣首領官皆奉公奉法吾曹亦革心戒謹豈敢私出入文牘耶然汝事既直第公理之決無枉理鄉人如教果獲伸雪感吏情以米二石餽之吏驚愧卻去辭讓久之吏曰我以鄉曲之故爲君受一斛鄉人別去既半載吏假歸遂以原粟奉鄉人之毋曰此若兒寄我處之物耳今以還毋

道不拾遺

聞之故老言其時道不拾遺親有見遺鈔於塗者第拾起一觀恐汚踐更置階所高處之處耳竟不取也

修書

大宗皇帝大崇文教以四書五經經宋儒發明之後又諸說不一命儒臣胡廣楊榮金幼孜等會萃去後并纂先儒論議有俾斯道者爲四書五經性理大全書通二百二十九卷當時供賜甚渥惟禮記先修書成最號精當餘帙聞日久催纂之故或未協輿議云或云禮經最後成未審其後又開局修永樂大典凡

古今言行巨細網羅無遺意如宋太平御覽之類而浩博過之以太穰濫竟未完净而罷聞其目録且幾百卷云

仁廟右文

仁廟好學右文詞翰並精尤喜科舉之業在青宮已然踐祚猶不廢每得試録必手標跋之以示宮臣嘗戲語人曰使我應舉亦豈不堪作狀元天子耶

霍侍郎

英宗皇帝在北待時至塞徼俯瞰邊臣或佥取財貨

諸物諸臣不敢爰獻或長縮失前爰不稱　上旨惟大同府同知霍瑄奉旨必極力呈進惟恐不及及上回鑾即召見瑄嘉勞久之至朝遂陞爲工部侍郎

　　睿皇徵吳處士

睿皇既復明辟政治大新慨然欲得賢才而用之聞江西有吳與弼者乃舉徵賢之禮起之下詔曰　皇帝勅諭江西撫州府崇仁縣處士吳與弼朕承祖宗丕緒求賢圖治亦有年矣末惟勞於求賢然後成無爲之治樂於忘勢乃能致難進之賢聞爾與弼潛心經史博洽古今蘊經國之遠猷抱致君之宏畧顧乃

嘉遯丘園不求聞達朕懷高誼　思訪嘉言渴望来儀以資啟沃夫古之君子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而獨善自安豈其本心諒爾於行藏之宜處之審矣今特遣行人曹隆往詣所居徵爾赴闕仍賜禮幣以表至懷爾其惠然就道以副朕翹待之意故諭

天順二年五月十五日與弼既至上表曰江西撫州府崇仁縣民人臣吴與弼謹奏爲薦賢事天順元年十二月初四日欽蒙差行人曹隆齎捧　勅書禮幣降臨衡茅以臣爲才而徵聘赴闕聞　命驚惶恍然自失罔知攸措竊緣臣雖幼承父師之訓粗涉書史

而弱冠沾病加以立志不堅是以虛名雖出實學全無迨夫暮年疾病愈深夙志彌怠自愧虛度此生付之長嘆螻蟻微軀何意復蒙　聖明齒録夫卑辭厚幣惟賢可以當之而臣何人敢膺曠古所希之盛典哉恭惟　皇帝陛下屢知聰明聖神文武四方風動萬國歸仁而崇儒重道之盛心圖治濟時之美意實與天地同大日月齊明有血氣者莫不忻悦況在於臣敢不踴躍恭　命謹於當日望闕謝恩祇受訖日陪鄉鄰老稚謳歌舞蹈伏惟聖德愛民之盛何幸逢於今日而負且乘之譏實難免於輿論於時蕭將前

件勅幣謹用緘封候春氣和暖扶疾隨使賫赴闕庭以圖辭免臣在二月十六日上道五月十五日至京十六日引見豪　聖恩授臣左春坊左諭德臣以非才既未經辭免禮幣之榮又安敢冒昧以受寵擢之重謹將原賜禮幣進上伏望　聖慈宥臣愚戇憐臣見患兩足風痺大施曠蕩之恩特回所命放臣歸田少全微分日將歌頌雍熙於水邊林下以畢餘齡不勝萬幸謹具奏聞伏乞　聖裁本年五月十七日於奉天門奏奉　聖旨朝廷久聞高義特用徵聘今忽然遠来朕深喜悦然幣以將誠官以命德非過也不允所

辭既而與弼在文華殿見曰臣多病失學不敢當聘奉　聖旨莫諫賜表裏與弼對曰常禮不敢辭聘禮固辭奉　聖旨莫迂闊不准久之與弼復辭歸　上乃從之賜勅曰　皇帝勅諭江西撫州府崇仁縣處士吳與弼聞爾與弼懷抱道德嘉遯林泉特遣行人造廬徵聘爾其惠然肯來深慰朕懷欲煩輔導東宮授以官職爾其衰老固辭再之數月果然病勢弗已乃知本心非不欲仕第以不能供職故爾且以嘉猷勛朕足窺忠厚之誠特賜銀幣用表至懷仍遣行人送歸故里復令有司月給廩米二石以資供贍爾其

優游桑梓安身樂道以度遐齡倘精力未衰尚期勿忘纂述以繼先賢輔教垂世之意故諭已上原作一卷

英宗皇帝聖德

英宗皇帝登遐之後羣臣兆民若喪之情至甚以爲神德聖政不可殫言然卓絶者四事左爲神聖之極蓋終世未嘗以非罪殺一人未嘗差遣內官出外幹事復中官位號不用宮人殉葬此皆自古人君所甚難者而出於　帝之剛明獨斷其他固未能盡識計也

英宗免禮官罪

正統中三殿新成　上御正殿受賀大陳禮樂百辟濟濟一時偉麗之觀甚勝而容臺鳴唱者贊拜之際偶眩於金碧煌煥遂誤呼五拜覺之無及矣廷中皆惕息謂大失瞻望譴戾必重禮畢糾儀官隨舉劾之天顏忽笑曰今日是好日子只恐少了拜既是誤多了也罷其人謝恩就位頃之錫宴豐渥也

沈孝子

吳邑之相城有一乞兒姓沈年在中歲每詣沈隱君孟淵所請丐凡所得分不食而分貯之筒筐中隱君初不爲意久而問焉則曰將以遺老娘耳隱君始異

之潛令人偵其所爲丐至一岸旁坐地出簞中飲食整理之擎至舡邊舡雖陋而甚潔老媪坐其中丐登舟陳食母前傾酒跪而奉之伺母接杯乃起跳舞而唱山歌作嬉笑以樂母母意殊安之也必母食盡乃更他求自得若無得則自受餒終不先食已也日日如之旣數年母死丐始不見隱君嘆託亦時少周之此非有爲而爲可謂真孝矣

妻代夫死

山西平陽府蒲州河東驛驛丞王佇妻李氏謹奉爲陳情乞恩代夫死刑事妾聞爲人臣則當死君之難

爲人子則當死父之難爲人嬪則當死夫之難爲臣而不死君之難是爲不忠爲子而不死父之難是爲不孝爲婦而不死夫之難是爲不義此古今之常經乃天下之大道也洪　我國家聖聖相承既久教之以詩書禮樂培之以仁義道德勵之以忠孝節義所以百年於茲家詩書戶禮樂閭閻三尺之童亦知所以忠所以孝所以義臣雖妄嬪幸生太平之世叨豢化育之恩豈不知忠孝節義之爲當務乎切思臣夫王佇纫豢父訓長沐　聖恩除授前職爲佇者正當夙夜戰兢鞠恭盡瘁上以報朝廷榮顯之恩下以副

父母劬劳之德奚乃不知自保出位而言將本州知州徐孚千戶孫綸連結事情親賫其奏越理犯分罪不容逃致豪法司問擬比造妖言斬罪發都察院收監此正朝廷至公之法臣復何言臣獨念死者不可更生斷者不可還續臣夫之死固自其宜但夫之父母俱年七十之上衰病老朽奠懽極甚將不久於人世而兒所生止於臣夫別無以次人丁自夫在獄鉄人侍奉痛哭悲號日疸不止煢然孤苦死無所依臣欲守事公姑則夫在監衣食斷絶不無失所是臣孝於公姑而不義於其夫而夫婦之道乖矣臣欲合公

姑而供給夫之衣食則公姑貧病飢寒將何所恃是臣厚於夫娠而不孝於公姑而子娠之義缺矣此臣於孝義不能兩全得此失彼所以與其苟全性命以偷生於一時不若代夫之死以全孝義也何則臣夫既死夫之父母豈不痛切肝腸憂傷致死夫之父母死臣爲未亡人亦當與之偕死是失一人之命而三人之存亡係之也使臣而死則不過一人之死耳而使夫得回故里侍養父母子以全孝於其親以得養於其子父子怡愉享有天年之壽是臣一人之命有以全三人之生也此臣之死所以不足惜也臣聞

至誠可以感天地可以動鬼神臣螻蟻雖微而一念之誠惟天可表臣幸遇聖明遭逢堯舜心即天地之心也德即好生之德也諒雷霆無非意之怒知天地無終棄之才如蒙　聖慈伏望哀憐惻怛臣公姑老病飢寒之苦餧夫一死俾得歸侍以全其父母之恩却將臣身斬首抵罪用彰國家大義則夫不失其孝臣得全其義亦陛下教天下以孝以義之心也豈特臣之幸甚臣之夫之幸甚臣之夫之父母之幸甚哉臣激切至誠冒干　天聽臣不勝恐懼戰慄待死之至緣係陳情乞恩代夫身死事理具本親賫謹具奏

聞伏候　勅旨成化十三年三月十六日奉
聖旨是都饒宛罷欽此

平淮碑

姚内史文粹載平淮碑黜韓録段人多議之予觀其後載石烈士之説則不足於韓明甚去取之際自有意在非誤也

碧落碑

碧落碑凡數書載之咸以爲不得事實吾丘衍學古編曰按碑云有唐五十三祀龍集敦牂自高祖武德元年戊寅至高宗咸亨三年庚午爲五十三年敦牂

午也自庚午至懿宗咸通十一年庚寅計二百一年舊云韓王元嘉之子訓爲毋房氏立此碑元嘉乃高祖子然則碑刻於咸亨三年庚午而釋文刻於二百年後乎世傳李陽氷日看三日陽氷與李杜同時人若是則此碑已久矣又云道士書畢化鶴飛去比之寓言可也但不知鄭承規奉何人之命而書釋文耳豈李訓時不果立而後子孫始克立之歟鄭承規奉命書之一言爲可疑豈即其人之篆歟蓋此篆多奇恐人不解故併釋之耳 光明 按宋吳栖所著五捻志載其事云唐韓王元嘉守絳澤二州其子黃公爲妣

妃薦嚴作文立石以表孝誠文雖不同而俱名碧落在絳州者立于天尊之背在澤州者立于佛龕之西絳之道館有開元中所立石誌謂荊人陳惟玉書然則碧落豈亦惟玉之筆歟石誌今不見不知文與書何如也雖澤碑亦不知爲何人書然可以見與絳碑同時並建定非咸通所補立也先公仕晉時楊得此碑甚多石在絳州而澤無有矣近胡憲副諶修志載其目乃註云李譔書當或有所據抑誤以爲李訓書而又誤訓爲譔耶

王敦殺妓

王敦殺行酒美人事見王愷傳謂爲愷妓而世說以爲石季倫樂史作綠珠傳亦然未知孰是

楊尚書

吾鄉尚書晞顏先生楊公翥其先墓前有一石碑傾欹不穩一日田兒數輩聚戲其下共推碑碑遂仆羣兒一時驚散守墓者奔告先生蓋恐先生怒豫爲羣兒家地先生遽云傷兒乎曰否先生曰幸矣可語兒家善護兒勿驚兒也

陳節婦

鄉先生檢討陳公繼幼而孤毋節嫂守義甚堅教

公左篤郡邑上其事於朝朝命巡按御史薦覈之御史既勘結得實復微行至其鄰家樓上潛窺之見節娘方率子潍園節娘前行檢討抱盎從之步趨整肅如朝廷然已而同潍地未畢節娘入內久之手持茶二甌來檢討遠望見遽擲盎趨迎至前跪地兩手捧茶而起飲之御史不覺動容稱嘆即以上聞即准旌表門閭

## 先言折獄

聞之前輩說國初某縣令之能縣有民將出商既裝載民在舟待一僕久不至舟人忽念商輜貨如此而

了然一身僕猶不至地又僻寂圖之易耳遂急擗之水中攜其貲歸乃更詣商家擊門問官人何以不下船商妻使人視之無有也問諸僕僕言適至舡則主人不見不知所之也乃姑以報地里地里聞之縣逮舟人及鄰比訊之反覆卒無狀凡歷幾政莫決至此令遂屏人獨問商妻舟人初來問時情狀語言何如也商妻曰夫去良久舡家來扣門門未開遽呼曰娘子何如官人久不下舡來言止此耳令屏嫗復召舟人問之舟人語同令笑曰是矣殺人者汝汝已自服不須他證矣舟人譁曰何服耶令曰明知官人不在

家所以扣門稱娘子豈有見人不來而即知其不在乃不呼之者乎舟人駭服遂正其法此亦神明之政也

唐宋金石

成化丁未八月常熟李墓人治地得古墓塼一堛極方正光瑩吾友邢麗文（侗）宛轉獲觀之將至于家不諧而毀乃唐顧良輝墓銘越月都玄敬（穆）又得一石于虎丘殿中之佛後石可二尺餘四周皆斲平如砥則唐次南周貞之誌也玄敬即輦歸之數日玄敬復聞花園村有舊石露在塵土亟與史引之（經）吳子明

雉趣步往觀則宋德壽官使祝公端友之墓文也諸君遂取之以同姓故歸于 名明 兩月之內連得唐宋金石凡三亦奇事也今錄三文于此顧詞曰唐故顧府君墓誌銘并序太和三年十一月八日葬府君於黃卯舊塋禮也曾祖思緒祖迪父奠府君諱良輝字德光府君即曹子也性好幽居丘園順德抑強伸弱非公不 死時年五十有六茲年九月十五日遘疾終于私第有子四人長顧秀次顧 次顧康次顧芳並哀號泣血氣竭而息恐里巷移改勒塼爲銘詞曰赳赳武夫雄雄氣色倏忽遷化游魂莫測身沒名在

嗟之何及周詞曰唐故周府君墓志銘并序君諱貞字處薦汝南郡人也祖度父玩爲代素尚介然清高心無窒情丘園養性君即父之第二子也君韞生知而挺質稟夙植以崇因廣談八解之門高蹈四禪之域至哉妙覺無得而稱焉何期積善無徵殲我賢哲以開元廿八年正月廿日寢疾終於私第享年五十有七嗚呼罷運不留泉扉閟景其年二月九日窆於郊西壯九里武丘東山新塋禮也有息懷欽懷德等並陟岵纏哀趋庭絶訓吴天殞烈扣地崩摧恐陵谷遷移勒石以爲銘記詞曰惟君敬法道裕規模五欲

斯板三軫齊丘（其一）泰山其頹而子安仰撫櫬增悲惟神昭爽（其二）佳城見日石槨銘詞一扃此室萬古何之（其三）天道微昧誕育人倫死生有命块北無垠刋貞礎芳紀庶陵谷芳不湮（其四）二文皆不著譔人名氏顧書予未見周書岑牾若刀斧聚列稍稍顯李北海宮使之文則其子宗尹泣血志也詞繁不録（已上原作二卷）

啖執炙者

顧驃騎榮以炙啖執炙者卒賴以保身人知之然南史陰鏗傳載鏗一事甚相類鏗與賓友飲見其觴者回酒炙授之衆皆笑鏗曰我儕終日酣酒而執爵者

不知其味非人情也及侯景之亂鏗嘗爲賊擒或救之獲免鏗問乃前所行觴者也鏗在元公後豈用其故智耶柳延壽之誤耶

武功伯賦何文淵

徐武功公在史館修何尚書文淵事賦詩曰溫州太守重来歸昔何蕪退今何違卻金館在已如掃榻月堂寒空掩扉人間固有假仁義天下豈無公是非老夫忝秉春秋筆不作諛詞取世譏

訊盜

成化中南郊事竣撤器失去一金餅一庖人執事餅

所咸謂其竊之無疑告捕繫欲栲掠不能堪竟誣伏索其贓無以爲對追之漫云在壇前某地如其言覓之不獲又繫之將斃焉俄真盜以餅繫金絲粥於市市人疑之聞于官逮至則衛士也云既竊之遽無以藏遂瘞於壇前只挾取繫索耳官與俱去發地果得之乃密比庖人漫言之處相去纔數寸耳使前發者稍廣咫尺則庖人蘆粉美訊盜之難如此

身丁錢

沈君王逸民漫抄有身丁錢辯云國初蘇州人戶編免丁錢一萬六千二百五十二貫九百四十六文今

無之世言蘇秀身丁錢緜丁謂爲三司使日有請而除之按真宗實録祥符四年七月詔除兩浙福建等身丁錢凡四十五萬四百貫文則非特二州而已當時謂實爲三司使而實録不書其請吴人至今德謂像而祀之甚謹謂本倅進天下不聞其德而能此舉史氏不應沒人之美如此是年八月謂言東封汾陰賜與億萬加以給復諸路常租除免東南口筭皇澤寛大然有司慮經費不給上曰國家所貴澤及枯民但敦本抑末節用愛人自富足矣則知身丁之兒決非謂所請無疑也范文正公亦君吴父子皆近世社

覆臣所當百世祠祀歲時奉嘗之反不如謂閻闇之見固不足道而通官顯人亦從而神之誠可嘆也然謂狡險多智必嘗叨天子之恩而歸於已既欺當世又欺後人惜不遇狄梁公輩一掃而清之遂爲三絶以曉郡人云云嘉靖間金壇王實齋遂端人也以法從典吳門因誅妖民徐與賢等遂親詣岳祠拘捕不係祀典之神皆碎其像而沉于河觀謂亦在從祀之列不勝其忿問典謁李祈云云奸謂何得廟食於此祈以昔曾奏免丁錢爲對實齋一時信之乃不加罰於謂使倖免至寶祐間丁大全當國與謂同姓騷動

天下吳門泛舟三百萬乘皆以官誥折直馬約齋揚祖奉行甚嚴莫不切齒有士人李姓者入岳廟出語痛責大書一絕焚於前曰實齋昔欲便加刑幸得全完土木身底事若無悛改意又教孫子害生民詩傳四方人皆發笑今兩浙諸郡皆不納身丁錢者乃因韓平原秉政日奏請而永除之民受其賜多矣而無一祀者(允明)按僧文瑩湘山野録云吳越舊式民間盡笑丁壯錢以增賦典貧賤之家父母不能保守或棄於溝瀆或賣爲僮妾至有提携寄於釋老者真宗一切蠲放吳俗始蘇文瑩當時人其言想得其實沈

又及韓之不祀則侂胄豈賢若謂哉蓋小人亦未必無一長可取也

晉元帝

晉元之生擾本紀只云夏侯妃通小吏牛氏蓋其時牛金以爲宜王鴟死久矣後人皆云金生誤也

晁錯張遠

晁錯上奏更令諸侯皆疾錯錯父謂錯曰劉氏安而晁氏危矣宋苗傅既逼高宗禪位聞外兵將起乃憂恐朝帝其黨張遠曰趙氏安而苗氏危矣小人不知君臣之義惟以安危相校視其君與已若隣人之角

勝負者今古一律甚可嘆也然猶能識其危而不能不爲則亦何爲而不改乎所謂小人枉却做小人者要之至愚而已

魯狀元

末樂中魯狀元榮以後才入翰林朝野聳望一日外邦貢使至絶能飲　上令左右覓善飲者館伴左右或舉干僚武弁　上曰堂堂朝廷豈無一大臣能飲者乎狀元聞之即自請于　上上問卿量兌何狀元曰只消待得此使迴足矣不必盡臣量也　上悦令伴之連日痛飲使輒大醉狀元殊無酬容使人媿赧

事畢　上大喜謂狀元曰不論卿文學只酒量豈不當作我大明狀元耶賜酒甚厚

修史人李至剛

李至剛與修國史偶有事　上令罰去冠服只服士人衣巾每旦暮出入禁門門者詰究至剛既不敢稱其職銜欲但稱史官又冠服不相當乃自稱爲修史人李至剛而至剛操鄉音史音如死時館中諸公聞之大笑見之遂呼爲畫死人李至剛

詠王少卿

正統間有鴻臚王少卿者善宣王音洪亮抑揚殊聳

觀聽而其讀奏之際必多吃誤其貌羙髯而禿項朝士遂爲詩以嘲之曰傳制聲無敵宣章字有訛後邊頭髮少前面口髭濃多有使回問京師新事或誦此詩問爲誰其人遽曰此王少卿也

蔑面事際

今吳人呼素昧平生者曰陌面不相識陌恐是蔑字即左傳所謂昔吾見蔑之面之語耳又稱事務爲事際按南史王晏專權明帝雖以事際須晏而心惡之

註事際謂舉事之際二字恐出此

盛寅先生

鄉先生盛起東寅嘗夜夢有人寄椒於家久矣急欲
椒遂私發而用之既覺深自咎曰豈無平日義心不
明以致此耶迄不能寐坐以俟旦

李瓊

子嘗得一故牒中有題李郡王山東事迹因節述於
此景定壬戌二月三日離漣水帶漣水西海東海及
僉畢五萬餘人入裏二十七日抵濟南府三月五日
小提三月離濟南五十里老倉口十八日大提於清
河四月三日受圍離城三十里開河築城凡三河三
城而圍起十七路人馬高麗國兵亦來自圍後城中

嘗有白蜃氣觀者以爲白蛇精史天澤揔把丞相差人在東平取開山人来開山人者即吾國捕蛇之人一見其氣謂是白蛇精未食血若食血了難收今則用百日捕得此蛇城即陷可活得李行首乃在白氣之方拙一土穴收禁蛇在其内早起統城吹牛角咒之大蛇不出小蛇出小蛇不出大蛇出至六月半間其白氣騰空而去自是李郡王似失精采日復昏沉雖軍伍不整將士作亂以致絶粮俱不能曉甚至截屋簷草拌塩而飼馬已而亦無相將食人七月十三日結陣而出人已無力復被殺入由是諸軍間有出

投拜者云昨夜天文見當主兵散郡王曰俺每也無理會自是日逐兵出投拜十八日子出投拜十九夜一鼓有大星墜於府治李拈香而拜曰李壇死於此於是坐於庭中以鑷摘去長髭二十日早分付衆人出各討路去王下小舟入海口子投水止及其腰有一老子姓黃曰相公為天下不平做出這事何故自隕引而登岸至孟權府千戶治所密報張相公差人縛出嚴相公首問曰此是何等做作王答曰你每與我相約却又不來嚴就肋下刺一刀史丞相問之曰何不投拜王不答又問曰忽必烈有甚虧你處王曰

你有文書約俺起兵何故背盟史喚黃眼回回砟去兩臂次除兩足開食其心肝割其肉方斬首令其子提其首以下山東諸郡王有子六人長曰崇山次瘠山南山乃王夫人生嫡子封平州總管鳳山乃捨察兒妹生牛山景山俱在崇山爲忽必烈取去鳳山爲捨察國王取去李王之死身無滴血惟是黃膿漿尸無蠅蚋亦可怪也其受圍之日作水龍吟一詞曰腰刀怕首從軍戍樓獨倚闌凝眺中原氣象孤君兒穴暮煙殘照投筆書懷枕戈待旦隴西年少嘆光陰制挈電易生髀肉不如易腔改調　世變滄海成田柰琴

生幾番驚擾干戈爛熳無時休息憑誰驅掃眼底山河胸中事業一聲長嘯太平時相將近也穩穩百年燕趙

奸獄

蘇之嘉定有民家將嫁女呼待詔（吳俗呼櫛工爲待詔）徐達爲女開貌達見女貌美因謀爲男家喜筵茶酒（供事人之稱）至嘉會日達相事未終輒不辭而去約同黨惡少期共竊女昏時壁惡少在後墉外達復入供事至日更乘女獨在室遂突入急負女于背奔至後垣開門以女授惡少復閉門入家內公出前門而去乃往會惡

少同挾女去如飛女倉惧不能聲嗅也俄而男家失新婦方共駭訝莫究有黠蒼頭竊家長茶酒素亡賴且日間見其睥睨新人殊似有姦態兒兩度不辭而去正可疑也女父母亦言達開面事成以爲是其所爲即同入後巷追之巷甚永而一途無他岐悪少見追急棄女而逸達獨持之行然無計以脫之適道旁有井遂擁女其中既而追及達就執問之不答待旦送杜縣達始吐實乃押達往覓屍果得之然而男子也達亦駭怪又逮悪少来悪少供吐如達詞勇姑或謂事由父母又逮妁人及兩家鄰皆無可言杜是縣

官與女父母翁姑婿達悉少媒鄰戚迷惑無所決榜示屍親久之竟無認者乃姑釋諸連坐羈於外獨繫達與悉少數加栲掠終無狀居半餘一日縣官方到治達忽開封之某縣失記解至二囚一男一女也達見之大駭號呼久昧女所在此真是也鬼耶官速前問之乃始得其實蓋方女入井井旣不死女大呼求救而諸人得達在半路只自擁之而回喧哄間不聞井中聲也將曉始有二男子過井旁乃開封人同商在松而歸者聞女聲趣視之因議使一人下井救女一人以布接而出旣出接者視之美女也因遽起惡念

彼商獨與偕又其貲甚厚今因而戕之誰則知者顧獨得美婦奚其偵非計耶遂以甎石亂投之商斃焉即官所出疑殺也商得女問知其故謂曰汝第隨我去我家開封富室汝當事我爲妾吾家叩汝第言蘇人之嫁爲妾者不然開口即死不死亦不能還故鄉也女惧而從之既至家彼商來問商第言分手於蘇州女如商戒相處頗善而商故妻悍甚毒女百端女絶不能當一日商出女計諸鄰嫗鄰嫗曰若固無罪特從誘脇而來今爾何苦自忍因道之奔訴於官於是逮商同女解來審驗耳嘉定令聞之大嘆息速回

文正商誅杜其縣而臧達死并正悉少之辜歸娼杜其夫云

南京姦僧

諸民惟鍋徒不可盡察太姦賊多索其間予聞之者多矣頃聞南京一賊尤可恶京城外僻地有娼人探親獨行一僧遥尾以去至迥寂處乃迫娼人調之始以好語不從繼以財賄又不從又繼以威脅出刀撼之娼惧而從焉既復謂娼我欲觀爾雙乳即推仆篁莽中擁坐其體取囊間利刃割取雙乳頭藏袠而去娼痛絶而蘇適兵馬巡邏過之見娼仰卧道旁口不

能言第舉手指胸乳間又指賊所去路官知其故亟追之不遠獲焉乃以伏法問其割乳之故乃是將以爲煉指之用蓋割乳頭之皮包於指上復加藥物粘牢然後燒之則內肉了不痛也予謂凡燃指煉頂刺血之類必皆有術而此事亦可備訊鞫之一知也

## 關千戶開弓

徐勇説向在湖襄謁錢大守于舟中錢説此有關千戶開弓試坐召觀之乃覓之来身長七八尺偉男子也錢令取四弓與之關一一取張之視其強弱取一強者兼一弱者兩分之令力均乃以兩手各握雙弧

以帛裹四絃之中橫着口內嚼帛弦而兩手挺弓開
皆痛焉閔自云爲雲長之後

義虎傳

弘治初予得義虎事爲作傳文曰荆溪有二人髽丱
交壯而貧富不同窶子以故宴安無他技獨微解書
數妻且艷富子乃設謀謂言若困甚盍圖濟乎窶告
以不能故富子曰固知也某山某甲豐茫貽乏主計
吏覓久矣若才正應膺此耳若欲吾爲若策之耶窶
感謝富子即具冊費并載其艷者以去抵山又謂言
吾固未嘗夙語彼彼突見若夫嫗得無少忤乎一忤

且不可得復進啚而內守舟先容焉計也窶從之偕上山富子宛轉引行險惡溪林中窶胼胝破碎血出被踝踵不已至極寂處乃蹴而委之地出腰鉞聰之窶隕絕富子不審謂死矣哭下山謂艷者若夫君囓於虎矣若知何娠惟哭富子又謂言哭無為吾試同若往檢覓不見乃更造計耳娠亦從之偕上山富子又宛轉引行別險惡溪林中至極寂處擁而求淫之娠未答忽真虎出叢柯間咆哮奮前嚙富子去斃焉娠驚定心念彼習行且爾吾夫其果在虎腹中矣不怨客轉身而歸迷故途而哭倏見一人步於旁問故

婦陳之人言爾勿哭當告之官得歸爾舟在彼導之迈見舟而喊蓋神云婦登舟莫為計俄而山中又一人哭以出逕察之厥雄也婦疑駭其夫鬼歟夫亦疑娼當為賊收矣何尚獨存哉既相逼果夫果妻也相携大慟而甦各道故夫曰彼圖淫若固未淫若圖死我固未死我則我可置我憾也娼曰我苦若死若固不死圖報賊賊固自得報矣我憾亦何不可置哉於是更悲而慰更哭而笑終歸完於鄉祝子曰視賊始謀時何義哉已乃以巧敗受不義之誅於虎虎亦巧矣非虎也天也使婦不遇虎得理於人而報賊且未

必遂遂且未若此快也故巧不足以盡虎以義表焉可也

戲語得嫚

蔣霆餘杭人嘗與二客自遠歸至諸暨村間遇晛遥望大莊宅即趋之宅掩雙扉內悄無人聲三人者至裝小憩俄忽雨作衆意甚不佳蔣顧門內欲直入二客不可蔣言何傷乎此吾嫚翁家二人笑止之門忽唈然而開一叟出揖客曰適聞客言頗無狀誰耶二人遜謝蔣面發赤不能仰視叟覺之乃特肅二客入曰請即寒君避雨此即既云云乃戒婿耳禮不可與

客等可立俟于門二人不能違姑從之叟遂閉門至堂揖坐二客通姓名叟曰老夫陶某也暄凉罷復咎蔣曰人孰無顛沛途　間不謹如此豈周身之道耶二客又爲遜謝迨又命酒勞客竟不邀蔣蔣栖栖獨倚雨簷殊不堪也俄雨止月稍出蔣將自行覓旅舍時將一更向盡方起行忽聞門內暗中低語云勿行有物在此少待持之去也蔣諾念此必二君既厚得供享乃復竊主人物乎良久墻頭擲出二裹蔣取視皆女餘飲器俱黃白也速負之行不久又聞墻頭墜物聲回顧則二人耳昏黑不能辯又念此爲二客竊

逸無疑急復開櫃取金匿懷袖間仍負裹疾走二人尾之然不逼近黎明回視乃一嫗及青衣耳蔣大驚駐問之嫗亦驚既而曰姑到君旅邸言之蔣即挽與去入一館密扣之嫗曰我主人女也幼許嫁某今且瞽矣我不願歸嘗爲意于一姻家即期今夕竊負而逃我伺之不至忽聞父入內喧言門客妄語云云我計爲私郎的矣亟收拾貲囊而踰垣慮爲人覺故不返君今槩已如此即應給事君耳餘固不容計矣蔣於是不待二灰徑携之還家紿家人以娶之途嫗入門甚賢能爲蔣生一子已而思其父毋不置謂

蔣曰始吾不顧從瞽夫故瀆禮至此今則思親不能一刻忘迫病矣柰何然父母愛我甚脫使之知當亦不多譴君試圖之蔣因謀於一友其人報當爲君效委曲乃至叟所爲商人貿易者事竟叟欵客縱談客邑中事客言二三年前餘杭有一客商而歸道里間以片言得一婦翁仙邑人也翁寧知之乎叟曰知其姓邱曰聞之陶氏也翁矍然曰得非吾女乎客復說其名歲容貌了悉叟曰真吾女矣客曰欲見之歟曰固也叟妻三媪屏後奔出哭告客吾夫妻生只此女自失之殆無以爲生客誠能見吾女傾半産謝客耳

客曰翁媼固欲見乃女得無難若婿平叟曰苟見之慶幸不遑尚何忤情爲客曰然則請丈人偕行矣叟與俱去既相見相持大慟載之以歸毋女哭絶分此生無復聞形迹誰復知有今日哉婿扣頭謝罪共述往語叟曰天使子爲此言真前言也何咎之有遂大召族里宴會盛禮厚貲遣歸之復禮客爲媒遺貺甚夥云事在成化間

## 下西洋

永樂中遣官軍下西洋者屢當時使人有著瀛涯一覽星槎勝覽二書以記異聞矣今得宣德中一事漫

記其緊

題本（文多不錄）

人數　官校旗軍火長舵工班碇手通事辦事書算手醫士鐵猫木舡搭材等匠水手民稍人等共二萬七千五百五十員名

里程　宣德五年閏十二月六日龍湾開舡　十日到徐山（打圍）　二十日出附子門　二十一日到劉家港　六年二月二十六日到長樂港　十一月十二日到福斗山　十二月九日出五虎門（行十六日）　二十四日到占城　七年正月十

一日開舡行二十五日　二月六日到爪哇斯魯馬益

六月十六日開舡行十一日　二十七日到舊港

七月一日開舡行七日　八日到蒲剌加　八月八日開舡行十日　十八日到蘇門荅剌　十月十日開舡行三十六日　十一月六日到錫蘭山別羅里　十日開舡行九日　十八日到古里國　二十二日開船行三十五日　十二月二十六日到魯乙忽謨斯　八年二月十八日開船回洋行二十三日　三月十一日到古里　二十日大艌船回洋行十七日　四月六日到蘇門荅剌　十二日開

船行九日　二十日到滿剌加　五月十日回到崑崙洋　二十三日到赤坎　二十六日到占城　六月一日開舡行二日　三日到外羅山　九日見南澳山　十日晛望見望郎回山　六月十四日到啼頭洋　十五日到碗碟嶼　二十日過大小赤　二十一日進大倉後程不録　七月六日到京　十一日閔賜獎衣寶鈔

船號　如清和惠康長寧安濟清遠之類又有數序一二等號

船名　大八櫓二八櫓之類

天象

下洋兵鄧老謂予言向歷諸國唯地上之物有異耳其天象大小遠近顯晦之顯雖極遠國視之一切與中國無異予因此益知舊以二十八舍分隸中國之九州者爲謬也

程南雲

宣德中尚寶少卿程南雲甚寵狎嘗在禁中　上令左右引一虎蹲其所處廬旁室中而闔其門不令南雲知之乃遽召南雲南雲趨出至虎室門前忽啟虎突出正與遇南雲驚踣號呼久始定虎乃去矛戟不能傷人

上大笑更有壓驚之賜蓋用爲戲弄如此

逸詩

今世傳逸詩一首云寥落東南四十秋而今霜雪已盈頭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流長樂宮中雲氣散朝元閣上雨聲愁新蒲細柳年年綠野老吞聲哭未休詞旨殊悽愴也

尤六十王昌四

予觀角力記所載勇之者甚多中如惡新婦以指畫石石入指痕殆寸又唐缺史載辛讜持鬬牛之角而擘之牛身遂兩嘗怪以爲近誕近聞國初有尤六十

者則前言可信六十南京人父以六十歲生之因名六十絕有力途人或不識與競六十不怒更好爲哥且來遂引其襟衫至廊簷以手拔起廊柱引裙壓其下人懇告之乃復舉柱出衣其他如此甚多當時稱勇者無不畏服又近成化中有王昌四者力尤大予嘗傳之今錄曰義興人王昌四有奇力治田不以牛身犁而耕妻駕之昌一奮土去四尺或抵牆牆爲之動嘗餽運昌肩舟之桅而擔焉前後僅十鍾連數百里他舟人不知昌乃或侮昌昌曰若欲以衆懾我耶雖百人胡能爲衆恚集鄉船得百許人爭欲擊昌昌

持檣拂左右左右反拂者無弗溺者昌山行見蝇蚋紛然赴叢薄間眡之有巨鮀長殆十尋昌走不竟鮀將尾而寘之口昌怒捉鮀尾振之舉擲空中逮地死矣途間遇摶虎者持槍戟来昌弱其具都折而置之板巨竹削其端使兼甚水以和之火以堅之方俯倭治竹未就虎突王後昌不及運竹便以兩手搶虎兩膊又交執拄一掌抽腰間竹刺虎喉信手一擲踰其背後掷抄斃焉昌或久虔其力輒手足撼掉不自休速奔山中擢林木數株運夫之或提頑石行百匝雨無爲拄室則索絙如杵數十丈寸寸椹斷之力稍

解云昌有女力肖其父陸有修艦衆莫致之水造昌廬舍昌昌病舍女女往辟人獨盪舟手及舟舟在水矣昌行四人以行連其名呼曰昌四贊詞不録觀此則孟賁烏獲又風斯下矣今朝制選將軍謂直殿者號大漢將軍身力相應以長八尺所司有木架高八尺選者立其旁與之齊則是選五百斤輿行殿庭二匝爲合格

弄

今人呼屋下小巷爲弄按南史蕭諶接鬱林王出至延德殿西弄弒之丁度集韻弄廈也屏也又作屏蓋即今稱耳字書又出衖字俗又呼弄唐唐亦路也

## 娼寃

吳邑人朱生宣德中商於湖襄泊舟官河下其旁四方客雲集娼船附焉一日忽傳名妓新王二者至矣衆競出觀至則果艷姬也與一優偕來其船比朱生之舟既數日凡生言笑動作娼罔不密察有眷眷意數以言挑生生亦漫應之一日生登岸獨留一僕在娼乃移船就僕密問生之年里姓甚及其家俗生計以及妻之恕悍子之孑寡極悉僕一一告之乃去迨生還僕陳其狀生亦不爲意明日晚娼視生在舟使優邀生飲又潛告生曰君但言延我入舟則可我欲

有言在君耳生從之娼既入生舟飲間殽蔬無歡容生數殷勤之娼亦漠然不領倩其歌亦不肯俄先去卧榻上生曰小娘子既辱臨近何不開意爲歡乎娼曰我自不耐煩君勿纏殢也生有新彩在榻娼取碎裂之生亦無慍容惟心念風塵驕賤不足介意酒罷就寢中夜問之娼顧旁舟無覺者乃低語生曰我有宂欲圖之人久不獲日者五宻君久似見君有心人故輒自求近凡君身家吾固悉知矣獨不見君性度適裂彩乃試君度耳我用意精如此不知君有此方量否若果能搪負則我事乃濟而君亦不爲無益也

生曰我素負義俠豈不能庇一娼人乎娼潸然曰我非娼淮安蔡指揮女也吾父以公錯調湖廣之襄陽衛挈家以行至江中舟人王賊乘公醉擠之江并毋兒焉僮婢悉盡以我色獨留犯之呼爲妾吾父貲素豐賊厚載欲商於他不終日復爲盜刼吾賊僅免死吾家貲仍空焉賊欲歸以有我不可進退維谷遂以身畔餘貲買小舟使我學歌舞爲京娼而來此君能復我仇於官我終身事君爲妾侍焉因出父文牘示生生慷慨許諾翌日優來曰二姐未起乎生大詈曰賊賊不知死所復覓二姐乎優知事泄隨住語自救

花水生遂持娼歸家娼卒老焉

近時人別號

道號別稱古人間有之非所重也予嘗謂爲人如蘇文忠則兒童莫不知東坡爲人如朱考亭則家稚亦能識晦庵鬼瑣之人何必妄自標榜近世士大夫名實稱者固多矣其他蓋惟農夫不然自餘閭市村曲細夫未嘗無別號者而其所稱非庸淺則狂怪又重可笑蘭桂泉石之類此據彼占所謂一座百犯又兄山則弟必水伯松則仲叔必竹梅父此物則子孫引此物花不已噫愚矣哉至花近者則娼人亦有之又

傳江西一令嘗訊盜盜忽對曰守愚不敢令不知所謂問之左右一胥云守愚者其號耳則知今日賊亦有別號矣此等風俗不知何時可變

湖州府後學吳仕旦覆訂

王雲五主編

# 萬有文庫第一集
# 萬有文庫集成初編

# 前聞記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

撰者　祝允明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E九二三